

寻觅年味 留住乡愁

把过年的风景带给明天

严冰

乡愁是空间的，比如对一座城、一条街的记忆；乡愁也是时间的，比如对一个节日、一个时令的回忆。过年，总是勾起我们对美好时光的深情缅怀、对故土亲人的深切思念。

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过年的时候，总是想到这句话。又快过年了，我想起了最早给我带来年味的姥姥、姥爷，年味就藏在，和姥姥、姥爷一起过年的平凡而又温暖的细节和瞬间里。

小时候，我随父母在外地生活，过年前，一放寒假，我就要赶回北京的姥姥、姥爷家。姥姥、姥爷就住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胡同里，古观象台下。我一进房门，立即给老人带来无限的欢喜，姥姥布满皱纹的脸上漾满笑意，欢天喜地地忙碌起来，为我准备吃的、睡的；姥爷叫着我的小名，笑眯眯地夸我长高了，长俊了。过年是改善伙食的时候，我爱吃的黄花鱼，姥姥、姥爷早就准备好

了。接下来，姥姥还要给我包饺子，姥爷还要带我放鞭炮。

除夕夜的鞭炮、烟花伴随着下饺子的沸水翻滚，映照着全家人的笑脸，用声音、色彩、形状，把夜空、把大地、把千千万万个家庭，普天同乐的喜庆气氛渲染到顶点，姥姥、姥爷满足地笑了。

初一以后是拜年时间，姥姥、姥爷是长辈，有不少亲戚朋友来拜年探望。姥姥、姥爷也嘱咐我们，一定要去给亲戚朋友拜个年，问候一下，谁谁谁对我们有恩，不能忘了。朴素的价值观，就这样，在年节的伦常日用中，一代一代传了下去。

过年，要是赶个下雪天，那就更热闹了。打雪仗、堆雪人，拉着冰车在雪地里跑。卖糖葫芦的叫卖声，和“磨剪刀磨菜刀”的吆喝声，汇聚成浓浓的胡同里的烟火记忆。胡同里的年味，总是和姥姥、姥爷的亲情联系在一起的。

过年的热闹，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五，在当晚最后一轮鞭炮、烟花中，凝成历史的记忆，然后，再期盼来年，新的热闹、喜庆和幸福。

过完年，我就要离开姥姥、姥爷，返回父母工作的城市。离别的时刻，总是在火车站。我在车厢里，姥姥在站台上，寒风吹起姥姥的灰色头巾，姥姥用含泪的眼，目送列车消失在远方。从离别的时刻起，我就盼望着，下一个年，早点到来，早点和姥姥、姥爷团聚。过年的团聚与别离，总是这样牵动人们的情感。

幸福的童年能够治愈一生。在后来的人生岁月里，姥姥、姥爷的爱一直陪伴着我，让我不论身处何种境遇，始终坚信人性的善良和人生的美好。

没有人能够回到昨天，文字却能记住昨天，并把昨天的风景带给明天，让我们把儿时美好的过年风景诉诸文字，留在版面，带给明天吧。

年货大集 迭代升级

潘旭涛

在我的家乡山东烟台，赶大集就像过年的开场锣鼓。这个“锣鼓”一响，年就到了，年味儿就浓了。

作为一名80后，我的过年记忆里装满了年货大集的场景：大集上摊位林立，对联、福字高高挂起，面鱼、油条炸得香气浓郁，年糕冒着热气，海鲜泛着光泽，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……

孩子们拽着大人的衣角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零食糖果。遇到家长不给买的东西，就在摊位前不肯挪步，软磨硬泡。赶上这过年的喜庆劲儿，家长一般会慷慨解囊。

从我小时候到现在，年货大集一直在迭代升级。一个明显变化是，商品种类不断增多。这些年，许多进口年货也开始赶大集了。俄罗斯巧克力、澳大利亚金枪鱼、摩尔多瓦红酒……琳琅满目的“洋年货”带来别样年味儿。

有的年货大集从露天搬到了室内，有的还增设了“氛围组”——秧歌、舞狮等民俗表演。听家人说，前几天开市的年货大集上还出现了机器人舞狮表演。

这几年，即时配送“春节不打烊”，按理说，人们无需再逛大集、囤年货了。而事实是，年货大集日益红火。如今赶大集已经变成了可购、可玩、可赏、可游的过年新体验。年货大集通过非遗展演、文创展销、民俗互动等多种方式，营造出沉浸式年味儿场景，引发消费者情感共鸣。每年的年货大集，唤醒了许多人的记忆，也在创造新的记忆。

过年，从姥爷生日开始

刘少华

儿时的春节，是从腊月二十二开始的。这既不是小年，也不是什么传统节日，是姥爷的生日。

姥爷大我近70岁，所以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就是白胡子老头了，总是一尘不染、笑容满面。腊月二十二那天往往正好放寒假，结束一学期的学业，奔赴姥爷的生日宴和自此开启的春节，是萦绕在记忆中的少年岁月。

春节后去姥爷家拜年，父亲忙到饭点才来，母亲自己带着我们走到1.5公里外的娘家。我们村矮，他们村高，得爬一个小山岭。远是不远，可要越过一条河、爬上一座岭，还真是感到翻山越岭。

每一次，远远地就能看到岭上有个老人站在

那里。是姥爷。我们来给他拜年，他迎出一半路程。爬那座岭时，大家是此起彼伏地喊着“姥爷”蹦上去的。一张全是褶皱的笑脸，一句天寒地暖，带孩子们共赴一桌团圆饭。

姥爷没多大能耐，一双巧手只会劈柴做饭，喂养了一大家子人。在亲人相聚的时刻，他本该是聚会的中心，却往往是“服务员”——这天一大早，他开始烧炉子、备菜，到中午前去岭上接我们一家人，回来继续忙里忙外，直到吃饭时，在全家人起哄声中挤到主位，也不怎么说话，就是笑嘻嘻地看我们聊天。

人际更替，沧海桑田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每到过年，每逢团圆，又怎么能不想念那矮矮的山岭上，始终在等待的老人。

龙灯舞出幸福来

叶晓楠

我在南方一座县城长大，小的时候，每到过年，常常盼着去看舞龙灯。从春节开始，一直到元宵节，各式各样的龙灯穿行于乡间小道，场面非常壮观。

龙灯有很多种，我见得多是“板凳龙”。龙灯由龙头、龙身、龙尾三部分组成，龙头多用竹篾编扎，外面装饰有彩纸，龙尾饰有龙爪，尾翼略翘，龙身则是由一条条长形板凳连接而成，每个板凳上扎上几个花灯，花灯内点蜡烛或安置照明灯，灯上装饰着人物、山水、鱼龙、鸟兽等图案为主，栩栩如生。

舞龙灯的时候，村民将板凳首尾相连，一凳一灯，串联成一条可达数十米甚至百余米的“板凳龙”。舞灯之夜，锣鼓开道，小伙子们扛起这条“光之龙”，好似一条长长的火

龙，或走村串巷，或在空旷的场地上来回旋转，浩浩荡荡。技术高超的龙灯舞者，在或紧或慢的锣鼓声中，做出转、翻、跳、蹲等动作，翻滚盘旋，千变万化。

龙灯游到哪家，哪家便会放鞭炮迎福，常常从掌灯时分一直舞到深夜。舞龙灯的队伍还经常游走在弯弯曲曲的田野上，一望数里，颇为壮观。小时候，我们跟着父母爬上山岗，远远望去，一条金光闪闪的“长龙”，在绿油油的红花草丛中翻滚腾挪，通透发亮，观之美丽无比。

舞龙灯有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日子越过越红火的美好寓意。对我而言，它不仅是一项古老的民俗，更是一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新年逛街买新衣

李贞

春节临近，家里老人打视频电话时间：“给孩子买新衣服了没？”我惭愧地“哎呀”一声，还真忘了！

现在的孩子不缺衣服，线上线下购物又如此便利，所以我常忽略了年前给小孩子准备新衣的传统。但在老人心里，这依然是春节前必须张罗的一件事。它意味着喜庆的年味儿，是一家老小快乐过节的序曲之一。我自己小时候，最盼望的不也就是这个时刻吗？

黑龙江哈尔滨有大量的地下商场，成为那座东北城市的一种特色商业形态。从严冬的风雪中，走进热烘烘的地下商场，摘掉帽子手套，解开棉服的拉链，拉着家长的手，从一家挨着一家的服装摊位逛过去——这便是我儿时新年逛街买新衣的场景。

卖时装的、卖童装的、卖袜子的、卖鞋的……摊位所售商品种类繁多但并不分区域。所以不论想买什么，总是要在长长的地下通道里从头到尾走个来回。每个摊主看到有顾客走来，都会大声吆喝“纯棉的”“质量贼好”“尺码都全”……有的摊位上还放个电喇叭，循环播放。顾客看中了什么，要在摊位前和卖家好一番砍价。商家再不肯让利，也起码要抹掉零头，才能让客人心满意足地把货买走。

随着城市发展变迁，如今哈尔滨的地下商场经历了焕新升级，变得更加规范整洁。而那样熙熙攘攘的地下购物街，停留在了上世纪90年代，也停在了我的回忆里。

酥脆声中迎新春

刘乐艺

我在山东济南长大，过年炸麻叶，是我儿时最期待的事情之一。

炸麻叶说简单些就是炸面片儿，口味分成、甜两种，因外形酷似叶子，上面布满芝麻，因此得名“麻叶”。炸好的麻叶香味浓郁、口感酥脆，既是待客的点心，也是我们孩子解馋的零嘴儿。

制作麻叶，面是主角。大人们会将面粉倒在一个白底红花的大搪瓷盆里，堆成一座“小山”，在中间挖个坑并加入鸡蛋、芝麻等，若是甜口便添勺白糖，咸口则撒上细盐和花椒面。接着一遍遍揉，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然后盖上布，静静醒上一个钟头——让面筋慢慢“舒展”。

醒好的面团会被擀成薄薄的面皮，如同铺开一张泛

着麦香的宣纸。此时，刀与擀面杖便是画笔——将面皮切成一片片长菱形，中间划开一道细缝，两手捏住一端，轻轻一翻，便翻出一朵朵漂亮的“麻叶花”。刀起刀落间，案板上很快就排满了一队队“小叶子”。

油烧到六七成热，麻叶就该下锅了。一片片“叶子”滑进油里，顿时泛起细密的油花，香气跟着热气一下子腾起来。用长筷子轻轻拨弄，眼看着它们在热油里伸展、定型，转眼的工夫，颜色就从淡黄转成金黄。捞出来时，麻叶还在滴着油，碰在一起咯吱轻响。

刚出锅的麻叶，咬一口，酥得直掉渣。那种酥脆的感觉，带着鸡蛋和芝麻的香气，瞬间便将人裹进浓浓的年味儿里。

姥姥的饺子，年的味

杨俊峰

年的脚步一近，我就想起山西老家的土坯房，更念着如今依旧硬朗的姥姥和她包的过年饺子。

包饺子更是除夕最隆重的仪式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到了腊月二十三，姥姥就备好了白面、猪肉和白菜。灶火烧得旺旺的，锅里炖着的猪肉白菜馅咕嘟冒泡，那香气能飘遍大半个巷子，馋得我们这些孩子直咽口水。姥姥的手很巧，拿起一张面皮，舀一勺馅，指尖一捏一折，一个个圆滚滚、肚鼓鼓的饺子就包好了，它们像一个个胖乎乎的小元宝。窗外飘着雪花，鞭炮声断断续续，屋里暖烘烘的，满是欢声笑语和饺子的香气。姥姥还会在几个饺子里包上硬币，她说谁吃到，来年就有好福气。那时候，饺子吃得格外香，因为那

是一家人团圆的味道。

如今，日子越过越红火，已是满头白发的姥姥依旧爱带着我们包饺子。只是现在，不用再提前攒着白面、省下猪肉，食材超市里应有尽有，想吃随时都能包，饺子再也不是过年的专属。现在包饺子的人也多了，添了表妹家的孩子，还有我的宝贝儿子，四世同堂的热闹里，饺子的香气未变，只是这年味里，多了岁月的温柔和生活的红火。

现在吃饺子，品的是亲情、是幸福。儿时与现在，变的是生活条件，不变的是姥姥的爱，是刻在心底、永远忘不掉的年味儿。

渡江，去大伯家走亲戚

叶子

走亲戚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环节。对于儿时的我来说，印象最为深刻、最有意思的，要数去大伯家走亲戚。

在我的家乡湖北，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全省，绵延千余公里。“洪湖水，浪打浪，洪湖岸边是家乡……”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唱的即是我家乡——荆州洪湖市。大伯家则在长江对岸的咸宁赤壁市。

虽一江之隔，洪湖地处江汉平原，地势低平、河渠纵横，而赤壁为低山丘陵与江汉平原的接触地带，东南部有海拔500米左右的低山群。母亲最爱赤壁产的竹笋，干笋烧肉是大伯家必备的一道年菜。赤壁青砖茶也很有名，这都是我家乡洪湖不产的。

除了食物，印象最深的是交通方式。以前，两家人互相走动，往来过江得靠汽渡通行。

无论是客运大巴，还是自家开的小轿车，到了江边，大大小小的车辆全都排队等待，等渡船靠岸后，统一由船运至对岸。这个过程少则半小时，多则一两个小时，碰上天气不好的时候渡船还会停航。冬日气温较低，小时候的我却不觉得辛苦或麻烦，只感到很新奇、很好玩，因此每次渡江去大伯家都很开心。

2021年9月，赤壁长江公路大桥正式通车运营。驾车行驶在双向6车道的大桥上，从洪湖到赤壁只需5分钟，真是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。于是，那些等待轮渡的时光成为了过年记忆。